

修「菩提道次第」初修法門

慧幢尊者

—

敬禮而且皈依與十方佛、菩薩沒有分別的最勝師長足下的淨蓮！

敬禮為大梵、帝釋等三界領袖所敬仰，而得到一切妙善的師長本尊！

對於想求正法、至心地修法的人們，謹以悲心宣說修正法的規矩，並以經、論和師長的教授莊嚴；智者所悅意的教授，應當一心恭敬而聽！

—

三世諸佛為體的喇嘛仁波切（注一）說：

當此獲得寶貴暇滿人身的時候，必須做取心要的事情。這必須觀察：我自己的思想和畜生的思想有什麼差別？畜生是想不饑不寒享受快樂，假若我自己除此也沒有別的，那就和畜生沒有差別了。故取心要是極重要的啊！

關於「取心要」，首先需要不貪著現世的享樂。「秘密總續」說：「由希求他世，多修習淨信，智者可入壇，不求現世界；若貪著現世，不得他世利，若求他世益，現世界亦大。」

傳說唯一本尊最勝師父覺嚙（注二）臨終時，瑜伽者卡次確問道：「覺嚙去世了，我修行嗎？」答：「那是壞事，丟開吧！」「那麼，講說嗎？」答覆還是這樣說。「那麼，一面講說一面修行嗎？」答話仍然這樣。最後問：「那麼，幹什麼呢？」答：「且第諾統！」（注三）他把這話放在心裏，就在惹真寺的柏樹林裏住著，跟野獸沒有差別，不和任何人晤面，就這樣度過一生。

又有一個比丘在繞塔，敦巴仁波切說：「覺嚙瓦！繞塔固然是可喜的，若修一種法，比這更可喜。」他以為是喜歡禮拜，就去拜佛，但敦巴還是那麼說。如是，他去唸經和修定，敦巴也還是那樣說。他請問：「那麼，做什麼好呢？」連答三次：「且第諾統！」

敦巴仁波切對於這世間的一切享受都是棄捨了的。有一次，因為街上請吃飯，他教功德自在說：「今天你到那裏去吧！我因為想作一個棄捨世間享受的樣子，所以去不成。」他說著穿一件破舊的衣服，披一件大氈，褪出兩膊，把兩袖搭在左右肩上。有時走進柏樹林裏，有時拿了一根籐杖支著下頷，口唸：「世間智者利與衰，苦樂毀譽及稱譏。世間八法非我

境，一切當作平等觀。」有時又唸：「我今求解脫，不須利敬縛。」他這樣走來走去地唸，有時全唸，有時唸一點，有時唸一半。在他，並不需要那樣做，這是為的教導後人。瑾哦瓦也常常唸這個頌文，而等觀八法。

因此，對於現世快樂時就歡喜，痛苦時就不悅等一切觀念事情，應像去毒一樣地斷除。其理由是：因為善、不善業全是心的作用，單身、語業是無記性；那個時候，希求現世的快樂、稱譽和利敬，不喜歡痛苦、毀譽和無利敬；故一切事情全是由貪、瞋、痴發動起來作的，所以業大部份都是不善的。由於不善業所發動的務農、經商、放利息、打架吵嘴、降伏仇怨、保護親人和聞、思、修等任何一切事情，都將純粹地成為生死的和惡趣的因了。

因此，「集法句經」也說：「意為法前導，意速意為主：如由極毒意，造作身語業，彼能令得苦，如輪斷頭例。又如以淨信，發為身語業，彼能令得樂，如蔭相隨例。」

由三毒惡意所作令生苦果的例子，如那兩個乞丐中，有一個因為忿恨地說：「這些僧人的頸子應該用輪子輾斷！」不到許久，他睡在路邊上，被車輪輾斷了頭。另一個因為對於僧眾有清淨的信心，他說：「應該拿天的甘露來供養他們！」因而引生了大福，就是：他上午睡在樹蔭下，其蔭下午還沒有移動，得到大商主王的灌頂。

還有，一般想來，殺生大都是罪惡的；但是大悲商主（注四）殺了人，因為是由大悲心

發動的，非但不成為罪，反而成了積聚資糧的殊勝方法。此等經教中說的很多，而從世間來看也是顯而易見的，如以輕蔑態度施人飲食，不但得不到歡喜，反而會令人家不高興；若以淨信或悲心等行布施，就能使別人感到最大的歡喜。

既然現見一切都是心的差別，就不應該對於現世的快樂發生貪著；萬一發生了，也應努力地斷除。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。

阿底峽也說：「比方草木，若根是毒的，枝和葉也是毒；若根是藥，枝葉也成為藥。這樣，在貪、瞋、痴的根本上作什麼事也是不善的。」

格西敦巴請問阿底峽：「由於希求現世的快樂和利養恭敬等，而造作諸業，有什麼果報？」答：「果報也只有那樣。」「後世有什麼？」「有地獄、餓鬼和畜生！」

格西敦巴瓦說：「用八法的思想造作一切，如得到四種可愛的果報，現世只有那果報，後世全沒有利益；如果得到四種不可愛的，那就在現世也沒有好處。」

龍樹菩薩也說：「貪、瞋、愚痴三，生業為不善；無貪，無瞋、痴，所生業為善。」
經裏面說：「心能導世間，心不能見心；善業或罪業，皆由心集起。」

「入行論」說：「虎、獅、象及熊、蛇同諸仇怨；地獄守護者，如敵諸羅叉，若能縛自心，此一切皆縛；若能調伏心，此等皆調伏。若不知心秘，為諸法中主，欣得樂除苦，無義

仍流轉。除此防心禁，諸禁戒何為！」

既是這樣，無論做什麼事，先應考察發起的心，是最緊要的。

由希望現世的快、樂、名譽三者出發而作耕種，乃至修行的事，都叫現世的補特伽羅，跟畜生沒有差別。

由希求後世人、天等出發而修法或作世間事的，叫做下士，他所造的一切業，也純粹是生死流轉的原因。

自己想解脫生死，由於厭離和恐怖一切生死中事而修行佛法，純粹是善業，是解脫生死的因，他叫做中士。

不但為了自己解脫，也為了解脫一切有情而所作的一切，皆是成佛的因，他叫做大士或上士。

可見上、中、下三士，也唯是依著心建立的。

因此，在心上面應該有所取捨，而且最初最初，必須斷除現世的一切樂欲，這是一切佛法的開端。若不能拋棄現世的樂欲，則連佛教徒的名字也不會產生。如前所述，由貪現世的樂欲所做的事，大都是行之非法而不是如法。譬如馬沒有獅子的相，不能叫作獅子。故棄捨現世的樂欲乃是佛法的開端，是佛教的首要，是佛法的根本，是預備的第一步。

正理自在說：「佛法修持一無成，汝愚自矜為佛徒；修法首須捨世樂，當觀自身有或無！」喇嘛耶貢巴說：「現在，要收縮貪戀故鄉的後繩，背棄親屬，對於錢財當依靠知足以對治；這是捨事的第一建議。」

因此，若欲知道以前修未修佛法，現在能不能修佛法，當觀對於家鄉、親屬、飲食、財物等現世的盛事心捨了沒有捨？瑪巴囉札瓦說：「孩子！如果未能捨此世樂，而把它與佛法混合起來，那就喪失了正法！兒思生死苦，我縱化百舌，經過俱胝劫，講說生死性，亦不能窮盡，故不應失壞，我所說正法。」傳說這是賜給傑尊彌拉回家鄉去的臨別贈言。

傑尊彌拉也說：「子若至心修正法，若從心底生淨信，若能不顧現世樂，若更真實隨我行，當知親屬乃魔使，勿執諦實斷牽纏；財食正是魔守卒，親密極壞勿愛著；五欲魔境是魔繩，決定繫縛捨貪戀；童朋誠為魔王女，決定誑惑應善防；故鄉亦是魔王獄，極難解脫應速逃。總當棄捨一切死，現時放下最有益，人聞我說即修行，彼誠具有法善根。」達波那傑說：「世間一切樂欲現象像惡人似地不能長久；幻身像借物似地迅即壞滅；財物虛幻的誘騙是痛苦之因；故鄉的魔獄是能繫縛者。誰要是耽著這些，就要流轉生死！生死的核心是我執，應當根除。」